

又談朱德

● 王 祿（大陸旅美作家）

文革之時在劫難逃

朱德是中共領導人中的正派的人物，他的私生活十分嚴肅，從來沒聽說過有什麼醜聞；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也沒有聽說他和誰有面對面地鬥爭。他身為總司令，一直和藹可親，平等待人。但是，就像他這樣一個對中共建立巨大功勳和在廣大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中，也在劫難逃。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是一九六六年，朱德已經八十高齡了，早已不在第一線主持工作了。但是江青、林彪集團，還是把他看成是他們篡黨奪權的重要障礙。因此，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對朱德進行誣陷和迫害。而朱德憑著他那頑強的意志和堅定的信念，再加上他具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他對「四人幫」一伙，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又談朱德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這是標誌著「文化大革命」開始的第一次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上，林彪攻擊了朱德。康生更變本加厲地加以誹謗，

說：「朱德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沒有入黨，還是黨外人士。」還說朱是「資產階級那一套」。

在同年八月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一伙又放肆地攻擊朱德。在八月九日的中南小組討論會上，當時的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竟指名道姓地誹謗朱德。

批鬥朱德是黑司令

在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浪潮面前，朱德雖然無力扭轉局面，但他還是利用各種場合發表自己的觀點，以便影響局面。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七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的第六小組會議上發言說：「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要注意『抓革命，促生產』。一九六六年是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我們應該使工農業生產有大幅度的增長。」十二月六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針對會議制訂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發言說：「現在群眾已經起來了，我有點怕出亂子，特別是怕生產上出亂子。這次會議後，我看可以派一些人下去，現在思想也明確了，

安民告示也出來了，要按這個安民告示一步一步地解決問題。」十五日，他再次發言說：「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把你也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我看，只要不是反革命，錯誤再嚴重，還是可以改正的。一打成反革命就沒有路可走了，這個問題要解決。」

他的發言用心良苦，想要改變毛澤東一手造成的混亂局面，但他的地位遠非「朱毛」時代的朱總司令了，沒人再聽他的了，他只能徒喚奈何而已！

他非但未能改變局面，反而更進一步引火燒身。隨著運動的發展，林彪、江青一伙對朱德的攻擊越來越猖狂了，他們迫不及待地要打倒朱德。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淫婦江青等人的操縱下，中南海也亂了起來。一些「造反派」公開貼出誣陷朱德的大字報，喊出「打倒朱德」、「炮轟朱德」的口號，並且要把朱德及其家屬趕出中南海。從此以後，朱德的很多活動受到了限制。

一九六七年一月，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策劃指揮了上海的「一月風暴」奪權運動，隨之刮向全國。在北京，對朱德的迫害也升級了。在戚本

禹的指揮下，中國人民大學的「造反派」把「打倒朱德」的大標語貼到北京大街上。

「造反派」還成立了所謂「揪朱德聯絡站」，各「造反派」積極策劃召開「批鬥朱德大會」。到了二月份，中國人民大學這幫「造反派」，還派出了所謂「揪朱兵團」趕到朱德的家鄉四川省儀隴縣，瘋狂砸爛了朱德的舊居陳列室，還召開了所謂「聲討朱德大會」，竭力煽動當地人民反對朱德。

在北京街頭還貼出了「朱德是大軍閥」、「朱德是黑司令」的大字報。有的大字報說朱德秘密建立一個什麼黨組織。朱德看清了江青、林彪一伙人的用心，常對人說：「這真是居心叵測！」

「造反派」這些舉動，暗中得到江青、林彪一伙人的支持，而在江青、林彪的後面又得到毛澤東的鼓勵。毛澤東要兩面手法，他考慮到朱德的國際威望，怕使自己陷於被動，他讓朱德參加了當年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周年的招待會，國慶節時也讓他參加慶祝大會，並參加了檢閱群眾遊行隊伍。

這僅僅是毛澤東的一種手法，實際上江青、林彪一伙並沒有停止對朱德的迫害。在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召開了八屆十二中全會。張春橋、吳法憲和謝富治等人，在會上一一起攻擊和誣蔑朱德。

憤怒反駁無濟於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

指使公安部一些人，通過誘逼一個「五·一六」專案審查對象，製造出一件駭人聽聞的「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誣陷由朱德、董必武、葉劍英等幾十位中央領導人和一些地方領導人組織了一個「中國（馬列）共產黨」，說這個「共產黨」、「裡通蘇修」，要搞政變。更為離奇的，說這個「共產黨」在一九六七年七月秘密召開了代表大會，一些修正主義黨的領導人都發來賀電。並說朱德是這個黨的中央書記，陳毅是副書記

兼任國防部長，李富春是總理，還說這些人成立一個名為「中國共產黨（馬列）」起義行動委員會的組織，企圖叛亂。並誣陷朱德、陳毅曾簽署一份給蔣介石的電報，希望蔣介石配合行動等等。這一個假案由謝富治直接操縱，沒有朱德等人說話辯白的餘地。一九六九年四月，朱德在九大召開期間忍無可忍，他明知這後面有毛澤東的唆使，他還是對林彪、康生之流的誣蔑，憤怒地反駁說：「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已經四十年，幾乎天天在一起，把我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是不符合實際的。」

朱德的反駁無濟於事，毛澤東下決心要把他搞倒。中共九大以後的一天，黃永勝的秘書傳達了林彪的「勒令」，讓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交代反黨罪行，朱德卻置之不理。林彪發出「一號命令」後，朱德被軟禁在廣東省的從化，名為「療養」，實際上，想散步也有人盯住他，更不能越過警戒線。在這裡的一次大會上，林彪的追隨者上台發言，大罵朱德是「老軍閥」，說他一貫和毛澤東唱對台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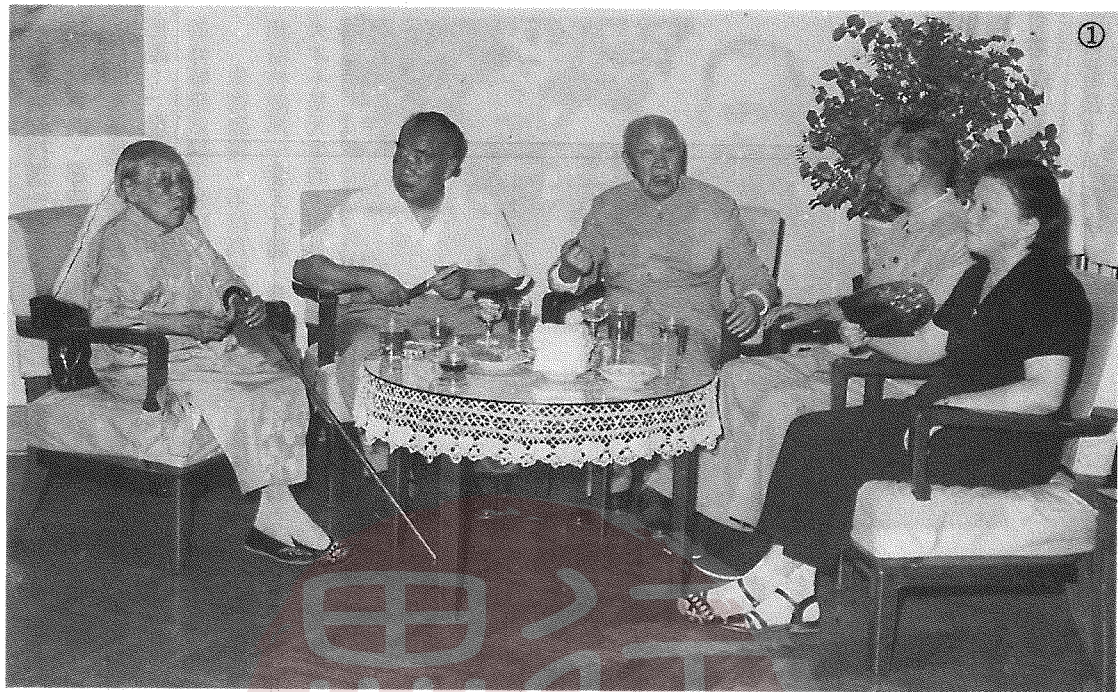
九十高齡革命到底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乘機出逃摔死後，周恩來在電話中向朱德通報了這一情況，朱德非常興奮，他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林彪自我爆炸是一件好事。」

從此以後，朱德不顧年事已高，精神煥發地投入了工作，他多次到工廠視察，並且經常參加會見外賓等外事活動。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朱德參加了毛澤東同中央軍委會人員的談話。毛澤東在會上帶好笑對朱德說：「老總啊，你好啊！你是紅司令啊！人家講你是黑司令，我總是批評他們，我說是紅司令。朱、毛啊！你是朱，我是朱身上的毛啊！」毛澤東這段言不由衷的話，他看到形勢對他和老婆江青十分不利，才不得不將朱德請出來。

林彪摔死後，「四人幫」一伙打著批林彪的幌子，繼續在台上作威作福。朱德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極為不滿，多次予以批駁。一九七四年一月，江青等人為了擺脫過去與林彪在政治上的密切關係，對她的不利局面，她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召開了所謂「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朱德的太太康克清在參加會議後，回來對朱德說：「聽了江青的講話，一個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軍隊中來了。」朱德聽後說：「你不必擔心，軍隊大多數是好的，地方幹部大多數是好的，廣大群眾也都是好的。他們不會讓江青一伙這樣幹下去的。」

中共中央召開的批林整風匯報會議，前後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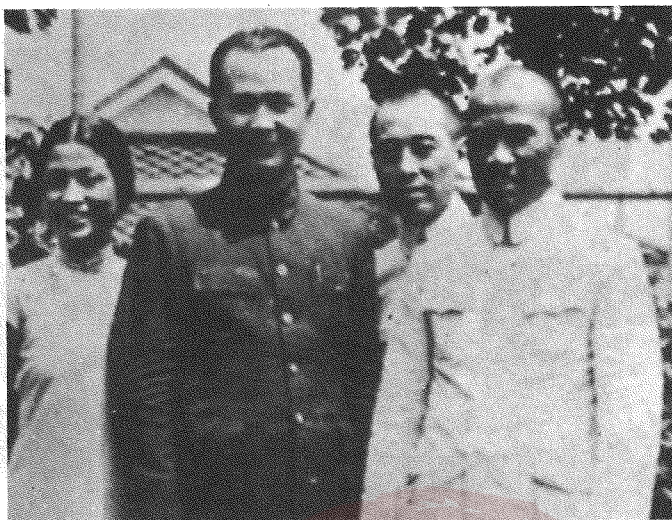
①1963年朱德偕夫人康克清（左二、右一）與董必武（右三）、傅連璋（右二）、何香凝（左一）在北京合影。

②1963年朱德（前排左四）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委員們合影，前排右起：聶榮臻、陳毅、劉伯承、周恩來、劉少奇、毛澤東、朱德、董必武、鄧小平、彭真。



達一個多月，他每會必到，從不遲到早退，朱德家的客廳裡掛著一幅有「天才」二字的條幅，是他自己寫的。那時正在批判林彪的「天才論」。一位朋友到他家裡作客，看到了這個條幅便勸朱德說：「現在正在批判天才論，你這幅『天才』的條幅應該摘下來吧。」

朱德聽後，不以爲然地說：「我不摘，我不相信林彪那一套天才論，我承認有天才。不過，天才不是天生的，而是從學習和實踐中得來的。」



右起：朱德、周恩來、黃琪翔及夫人郭秀儀早年在南京合影。

這位朋友聽完朱德一席話，再看牆上掛的那幅條幅，原來朱德把「勤奮」二字寫在「天才」二字的前邊，這正是針對林彪「天才論」的反駁。

一九七五年一月，朱德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再次當選爲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三月六日，他親筆寫下了「革命到底」四個大字。這時，朱德已年近九十，爲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操勞了一輩子，他正是以「革命到底」的精神度過他整個一生，朱德不顧自己已經九十歲高齡，依然參加大量的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

一九七六年一月，他同江西省委一位負責人談話，他針對當時江青、康生等人把抓生產說成是「唯生產力論」，他感到這是禍國殃民的觀點。他說：「不要管他們那一套，你們就是要發展生產，就是要多打糧食、糧、棉、油、豬樣樣都增產了，工作才能主動。……別聽他們革命口號喊得比誰都響，實際上他們在破壞革命，破壞生產。不講勞動，不搞好生產，能行嗎？糧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沒有糧食，讓我們去喝西北風！」

這位負責人說：「朱總，你說的對極了。我小時候，就知道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在井岡山會師，那時，我還沒聽說有林彪呢！」

朱德說：「那時候，林彪也在井岡山，大概是個連長吧！但，不應該說他去會師的。」

這位負責人說：「人家那麼胡說八道，老總你怎麼不吭氣呢？」

朱德意味深長地說：「唉，叫我說什麼呢！歷史就是歷史，是非自有公論，你不是就知道嘛，我還講他幹麼？我是爲了維護黨的團結。」

病中留下警世遺言

周恩來逝世以後，朱德更是寢食不安，徹夜難眠。他見了老戰友說：「總理不在了，我們更要努力工作。」他真是這樣作的，從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在朱德一生中最後的一年半的時間裡，他除了多次主持人大常委會議、會見外賓和參加周恩來、董必武、李富春逝世的追悼會活動外，光承擔接受外國駐華使節遞交國書的外事活動，就達四十多次。由於他年老體弱，勞累過度，同年六月他得了肺炎，又併發了腸胃炎和腎炎。因爲年事太高，以致難以治愈，他在病中對他的太太康克清說了不少話，其中有一段話是意味深長的，他說：「我唯一不放心的就是晚輩，如果將來晚輩們思想上染上了惡習，經過教育仍不悔改，那你就同他們脫離親屬關係，免得他們打著招牌做壞事，我們積蓄的錢，你要全部交給黨，不要給子孫們留下分文。」

朱德這段話是有感而發，他親眼看到文化大革命中，高幹子弟胡作非爲，他也看到自己的子女與這些人沆瀣一氣，不得不發出他的最終遺言，他的爲人處世堪稱中共中央領導人中的表率。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朱德爲他的事業耗盡了他最後的精力，安詳地離開了人間。（本文作者曾撰有朱德的悲劇刊於本誌二九六期，敬請讀者參閱）



① 朱德早年在共黨會議中作軍事報告時的神情。

② 朱德（右二）與愛人康克清（左三）和中共女幹部在八路軍前方總部合影。

